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字子輿

亦作騶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

門人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道

既通趙氏曰

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

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者

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
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
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又曰孟氏醇乎。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論孟子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

○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韓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

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熒也都大梁僭稱玉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招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之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孟子卷十三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麁。乘去聲於豔利之反意也。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上未肯以爲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
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主亦曰仁義而已矣。

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私也。循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沼池也。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 鹿音憂鶴詩作籥戶角反於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沿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麇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父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也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是爲盡心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
洿音烏○農時謂春耕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彌。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椁。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玉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